

# 暗夜行路

〔日〕志贺直哉 著

刘介人 译



新野人出版社

3#

---

# 暗夜行路

---

〔日〕志贺直哉 著

刘介人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角川书店 1979年版《日本近代文学大系》第31卷《志贺直哉集》译出

## 暗 夜 行 路

〔日〕志贺直哉 著

刘 介 人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0,000 印张：12.75 印数：1—50,100

统一书号：10100·1044 定价：1.70元

## 译者的话

著名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生于一八八三年，卒于一九七一年。他的主要文学活动可以说是全在“大正”一代。这正相当于白桦派名称之由来的刊物《白桦》的创刊至该刊停刊的十几个年头。

他和他的白桦派同人一样，出身于名门，并就学于贵族子弟的学校学习院。志贺直哉的祖父是幕府时期的一个高级武士，他的父亲则是活跃于明治时期的一个实业家。直哉幼年丧母，在祖父母身边长大，所以对祖母有深厚的感情，但却与父亲不睦。这些在家庭中的种种关系，都成为他作品题材的重要来源。《天津顺吉》、《和解》等就是以父子关系为题材写出的小说。《一天早晨》、《暗夜行路》等作品中均有父子、祖孙关系的描写。

志贺直哉于一九〇六年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一九〇八年转入东京大学英文科。一九〇九年发表处女作《一天早晨》。一九一〇年《白桦》创刊，志贺发表了《到网走》、《剃刀》。同年东京大学中途退学，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主要著作除上記诸种外，尚有《痴情》、《邦子》、《寂寞的生涯》、《矢岛柳堂》、《赤西蛸太》、《清兵卫与葫芦》、《老人》、《小伙计的救世主》等。

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重镇。白桦派是大正文学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们所倡导的“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当时的重要思潮。

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经过明治

年间的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日本国势似乎大振，走上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明治四十三年以所谓大逆事件为名目所进行的一次大镇压，使帝国内部的矛盾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残暴的镇压使知识界意识到了时代风云的变换。石川啄木的著名论文《时代闭锁的现状》恰成于此时。文中指出：

“围绕吾辈青年之空气，如今似乎一丝也不再流动了。强权势力遍及全国。现在社会组织已极度发达，其发达几近完成之程度。这个问题会随着其制度所具有的缺陷之日益暴露而愈加成为明显的事实。”

在这样一个“空气”“一丝也不再流动”的闭塞时代，作家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有岛武郎自杀了。芥川龙之介自杀了。武者小路实笃曾求救于乌托邦。夏目漱石则提出“则天去私”以自勉。唯美主义则耽于声色之作。那么志贺贺了志贺不同于其他人，他采取了寻求“调和”、“和谐”以求生的方法。他那个时代是一个极不和谐的时代，有的只是杀人、迫害、阴谋、奸诈。与这样一个客观世界谋取和谐是不可能的。因而他所追求的和谐，只可能是与自然和谐，与心理上的和谐。即他欲求得心境的平静。

他的作品有取材于儿童、自然的，也有取材于历史的。然而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倾注在家庭问题的描写上。家庭是一个小圈子，但谁也知道它是构成社会的细胞。而且这细胞生命之维系，有赖于社会。

那么在直哉笔下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里有“平静”，但更多的却是撞击、冲突、怨恨与眼泪。这其实就是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作者好象不愿追究这骚乱的根源，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却经常是处于痛苦、郁闷、甚至愤怒之中。在这一类作品当中，《暗夜行路》可以说是独放异彩的杰作。这部作品已成为日本文学中不朽的名作。这部作品有一种奇特的经历。它着笔

于一九二一年而完成于一九三七年。开始写作时作者尚是三十九岁的壮年，作品脱稿时却已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这中间虽然有续有断，然而十七年的岁月也算是够长了。

作品主人公时任谦作，是个作家，六岁丧母，在祖父家长大。祖父死后，祖父之妾阿荣照看着他。谦作曾打算娶儿时女友爱子为妻，但被拒绝。他的心受到了伤害。于是他曾一度过那放荡生活。由于这种生活的牵动，竟至使他对祖父的妾阿荣产生了异想。为了净化这种浊念，寻求新的生机，他决心出游。在尾道，他租房自炊，过孤独的生活。然而他的异想不仅没被压抑下去，反而使他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与阿荣结婚。他写信把这想法告诉了他的哥哥信行，并希望哥哥转告阿荣。他哥哥回信了，信的内容却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打击：哥哥告诉谦作，谦作不是父亲的儿子，而是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母亲与祖父生下的孩子，所以不同意他与阿荣结婚。因为这样做，将使这个家庭陷入绝境。并告诉他爱子不同意嫁给他，也正是为了这个。打击来了，谦作反而镇定了下来。他象是悟到了什么。他又决意出游以求净化。就是在这次出游中，他结识了貌美的姑娘直子，并和她结了婚。他们的生活是美满的，他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他以为可以解脱身上的烦恼与负担了。然而，似乎是命运故意在捉弄他，在他去朝鲜接由天津归来的阿荣的当儿，他的直子又被他的一个亲戚阿要夺去了贞操。

这真是叫人难以忍受的磨难。然而作品中的谦作，——如塑造他的作者志贺一样，为求解脱、和谐，谦作又决定再登旅途，他向伯着大山进发。果然无私的自然与恬静的风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似乎真地看到了永恒。然而他已是病体垂危，将要离开这个曾使他烦恼的世界了。电报唤来了他的妻子，直子眼里的谦作无比平和，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他不仅饶恕了他

的爱妻，他也解脱了一切。

谦作多么希望过真正的或者说和谐的生活！然而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尽管白桦派的作家，包括志贺直哉在内，都肯定积极的人生，主张尊重个性，发挥人的意志的作用，但现实毕竟是严酷的，抛开生活于其中的纷扰尘寰，去寻求自身的超逸与解脱，正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本是生活在地球上，硬要握住头发，想把自己提到空中去，自然是徒劳的。志贺遵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实地表现了这一主观追求与客观现实间的矛盾冲突，因而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画面，虽然画面只是描绘了这社会的一角或者某个侧面。而这也正是志贺本人及其作品受到重视的重要原因。

志贺直哉受到日本文学界的尊崇，被誉为“小说之神”。他的作品对日本很多作家有影响。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可以当做一件奇巧的艺术品来欣赏。它们玲珑剔透，各具神韵。他的作品没有交响乐般惊心动魄的气势，也不象某个哥特式建筑那样雄浑敦厚，它倒象是不着色的美丽的牙雕，光洁秀美。他的笔下没有神奇的故事，也没有玄虚的结构。他写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就是这些似乎难以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的琐事，作者却使它们获得了新的意义。

日本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在其《志贺直哉》一文中曾这样评论过：

“……志贺氏的文章表现是凝炼精确的。那简直就是某种凝炼精确表现的唯一方式。唯其如此，所以要在这一里寻出雕琢之痕，闻得斧凿之声，将是徒劳的。”

他这话的意思是，志贺的描写是极精当的。唯其有极，所以并无雕琢之痕。就是说那只是极自然地出于作者腕底的。评论文章又写道：

“氏的印象完全是直接的。这犹如闻笛声而扬头的蛇，逢寒冬而翼变白的雷鸟一般直接。这种直接性，使得在表现某一印象时，简直就没有余暇进行语言的选择。”

用小林氏的话说就是靠了直觉。这似乎是用生理的自然反射来说明的。其实不然。志贺作品的精炼，应该说来自他创作态度的严谨与写作的勤苦。这只要翻阅志贺直哉的《创作余谈》即可窥得。

作家志贺直哉很重视实践与体验。他的作品《邦子》中男主角邦子的丈夫，是一个剧作家。这个剧作家曾叙述自己的创作甘苦。我们从以下这段话里可以曲折地理解到直哉对创作的看法。

“我写女人时，经常在脑中浮现的只是一个女人。在一出戏中有时有三、四个女人登场，然而真正的血肉之躯，却只是一人。并且这个女人是我每个剧作中都出现的人物。从创作上看，我对这个女人已感到厌倦。就是说我悟到了，我只认识一个女人，作为作家我对这一点甚至感到恼怒。实际说来，除邦子以外，我无论如何写不出别的女人。”

这大概也就是志贺直哉的创作感受。这种重实践与体验的思想与这种不断反躬自省的精神，应该说是他作品成就的重要原因。

刘介人 于松花江畔

一九八四年七月



## 目 录

序 章..... ( 1 )

第一章..... ( 9 )

第二章..... ( 96 )

第三章..... ( 184 )

第四章..... ( 301 )

## 序 章

### (主人公的回忆)

我知道自己有祖父是六岁那年的事。那时母亲因产后患病而故去已经两个月了。祖父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

一天傍晚，我正一个人在门前玩耍，一个不相识的老人走过来站住了。他眼窝深陷，驼着背，难看极了。我不由地对这老恶人产生了反感。他似乎想和我说什么，可是我出于一种轻蔑的心情却故意低下头去不理他。他那向上翘起的嘴角，那围着嘴角的深深的皱纹都给人以异常鄙俗的印象。“赶快去你的吧”，我心里这样默念，头却依然固执地低垂着。

然而老人却迟迟不想离开这里。我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再也不能在此停留了。我忽地站立起来向门里跑去。就在这时候，老人从背后叫起来：

“喂，喂，你是谦作吗？”

我似乎被他的话威慑住了。于是停下来转过头去。我的心虽然依旧在提防，但爽却在不觉之间温顺地点了一下。

“你爸在家吗？”老人问。

我摇了摇头。但是他那不客气的口吻，使我感到十分压抑。

老人靠近我身边来，摸着我的头，说：“长大了。”

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什么人物。然而一种奇妙的本能，已使我感到他是我的骨肉之亲。于是我气闷起来。

老人也就此回去了。

过了两三天老人又来了。那时父亲才告诉我他就是我的祖父。

又过了十几天，不知为什么只有我自己被领到了祖父家里，于是我就被收养在靠近根岸行松<sup>①</sup>附近一条深巷里的狭小旧屋中。

这儿除祖父之外还有一个名叫阿荣的二十三、四岁的女人。

周围的一切与过去全然不同了。所有的东西那么寒酸而鄙陋。

其他弟兄都留在家里，唯独我被讨厌的祖父领到这儿来，纵然我是个孩子，却也感到了不愉快。然而自幼就尝惯了那不公平的滋味，因此我连向别人问一声“为什么”的心情都不曾有。但是当我朦胧地预感到今后一生也将屡屡发生这类事情时，心情却寂寞起来了。这使我更怀念两个月前逝世的母亲。我感到了悲哀。

父亲对我虽不那么异常苛刻，却是一贯冷漠。这种事我早已习惯，并且这也就是我的父子关系经验的全部内容。我甚至不懂得把其他弟兄的经验拿来作比。因之对这类事我并没感到那么伤痛。

至于母亲，对我也是刻薄的，凡事都要申斥我。实际上我的确也是既倔强又任性。同样的事情其他弟兄做了不受责怪，而我则要受到责怪。这是常有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心里怀念着她，爱着她。

<sup>①</sup> 东京都台东区内的地名。

记不清是四岁还是五岁时的事了。总之，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人们都忙着准备晚饭，我便趁机在谁也没有注意的当儿，顺着搭在便所房檐上的梯子爬上了正房的屋顶。沿着屋脊我爬到了尽头的鬼头瓦处并骑在那里。我非常快活地唱起歌来。我第一次登上了这么高的地方。平时只能仰望的柿子树，现在却在脚下了。

西边的天空是一片美丽的晚霞，乌鸦纷纷飞旋。

少顷我便听到母亲在下面呼唤我的声音：

“谦作，谦作——”母亲的语调是那么温和，以致使我感到有些害怕。她说：

“孩子，你老实坐在那里不要动啊。山本马上就去。你在那里老老实实地等着呀。”

母亲的眉稍稍吊了起来。她的语气越是反常的柔和，我越是感到了事体严重。我想在山本到来之前就下去，所以依旧骑在屋脊上，却一下又一下地往后退去。

“啊！”母亲惊叫了一声，她简直要哭了出来。

“谦作是好孩子，谦作最听妈妈的话。”

母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我象是被母亲那异乎寻常的锐利视线紧紧捆住，动弹不得了。

不一会儿工夫，书僮和车夫小心翼翼地把我扶了下来。

不出所料，母亲狠狠地打了我。她因为过度的亢奋竟哭了起来。

母亲死后这个记忆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了。多年以后每当我忆及此事，总是不由得落下泪来。我体味到归根结底也只有母亲才真正地爱着自己的呀！

前后经过已记不清了，然而确是那时的事情。

我独自一人躺在房间里。恰在这时父亲回来了。他默默地

从袖袋中取出了纸包包着的点心，放到茶橱上就走了出去。我躺在那里，眼睛却一直在盯着。

可是父亲又走了回来，这次他把纸包塞进了柜橱的大里面，才又出去了。

我心头火起，情绪立刻低沉下来。不一会儿母亲拿着父亲脱下来的出门穿的衣服来到这里。我执拗的脾气爆发似的一下子发作了，我想大哭大闹。

“妈妈，点心！”

“你说什么！”母亲立刻申斥我了。因为刚才我已经拿到了当天的间食糕点。

“我要嘛。要那个。”

母亲并不理睬，她把折叠好的衣服收进柜橱就准备出去。我霍地站了起来。

“我要糕点嘛。”说着，我站在母亲前面堵住了她的去路。母亲不做声，却狠狠地在面颊上掐了我一把。我气愤了，在她手上啪地打了一下。

“不是已经吃过了吗，还要什么？”母亲直盯着我。

我毫不掩饰地央求母亲把父亲带回来的糕点拿给我吃。

“不行。这样……”母亲制止我。

“不！不！”我象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一样一味摇头。我的心烦躁得很。我并不是非想吃那糕点不可，我只是想大声地哭号，挨打也好，受到申斥也好，总之我是要闹出点事来。不然就不能平静下来。

母亲甩开我的手又想出去。我突然从她背后一下子抓住她的腰带猛力地拽住了她。母亲晃了一下按住了隔扇门。隔扇门倒了。

母亲真的动怒了。她抓住我的腕子，用力地把我拽到柜橱前面。她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头，不管我愿不愿吃，硬把那厚

片的羊羹塞进我的嘴里。只觉得那羊羹从齧齿缝隙间挤成了细条钻进嘴里，我惊呆了，竟至忘却了哭泣。

亢奋之余，母亲一下子哭了起来。少顷我也号啕大哭。

根岸这个家里的生活，一切都是散漫的。祖父早晨起来，嘴里还含着牙刷就到浴池去了，回来后就那么穿着睡衣吃早餐。

这里的来客也都是些形形色色的特殊模样的人物。尤其是在玩花牌<sup>①</sup>的晚上，确是珍奇地聚拢来了各方人才。有大学生，还有旧家具店的老板，此外还有小说家。还有一个有点象寡妇似的女人，人们把她叫做山上先生。这个女人拿着一个那时大夫常用的小型黑皮提包。据说里面总是装着很多的零钱，一副新的花牌和一副宽边金腿眼镜。然而她却不是寡妇，她是当时在某大学教历史课的一位老教授的妻子。她的侄儿曾与阿荣同居过，由于有了这层关系，她才瞒了丈夫来这里找自己的乐趣。她侄儿是个酒鬼，喜欢吸雪茄烟，并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放荡儿。最后终于在那两三年前几乎是毫无原由地自杀了。这件事是在二十余年后我从阿荣那里听到的。

山上这个女人十时左右总是要回去的。到了这种时候，常有一些曲艺场的青年艺人来到其间。这些人本来是东京人，却要操着大阪方言。

阿荣不参予他们的胜负。但对祖父的输赢大概还真是关心，因而总是爱焦急地插嘴。这种时候总要说几句鄙俗的俏皮话逗人们哄笑的，就是那些曲艺艺人了。

以后几年我常常不解，为什么祖父的生活并不那么拮据却要过那样的日子呢。父亲按月都给寄钱来，不致发生困难。但

<sup>①</sup>一种纸牌游戏。纸牌上画着山等花卉。

是祖父却要做破烂家具的买卖生意。他有时把自己的房子当做破旧家具拍卖行租给人家，以便取得租金。我看较之赚钱，更多地似乎是出于祖父的兴趣。

阿荣平时并不是一个貌美的女人，但是沐浴过后再施以浓妆的时候，在我的眼中她是那么的美。与祖父对坐把盏时，她常常小声哼起当时流行的小曲来。酒醉时她会突然地把我抱到怀里，用她那有力而结实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我有些透不过气来，然而却也体味到一种不知是什么滋味的神志恍惚的快感。

我一直没对祖父有过好感。我简直是厌烦他。可是我却逐渐喜欢起阿荣来。

这是搬到根岸这个家半年多以后某一个星期天或是节日里发生的事。祖父领着我到阔别很久的本乡区的父亲家里去了。正巧哥哥和书僮到目黑区一带闲逛去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咲子。

我和祖父一起到父亲的居室去打了个招呼。那天父亲情绪很好，这真是罕见的事情。他跟我说了一件从不曾有过的叫人高兴的事。这于父亲来说是反常。或许那天他有什么喜悦的事吧。然而这些我并不知道。我的心有些被吸引住了。所以祖父虽已回到隔间去了，我却一个人还独自留在那里。

“怎么样，谦作。摔一跤吧？”父亲突然这么说道。我一定是满面喜悦。于是我点了点头。

“好！来吧。”父亲就坐在那里，伸出双手摆开了架势。我一跃而起，用尽全力，向他扑了过去。

“嗯。相当厉害呀！”父亲说着轻轻地把我推了回来。我低下头，双脚用力跑着碎步又扑了过去。

我已经是忘乎所以了。我想让父亲看看我究竟是多么强而有力。实际上我不只是想在角力上胜过父亲，在我的内心里想

让父亲佩服我的健壮。每当我被推挡回来，我就又一次地拼着力量扑去。这是我们父子间不曾有过的事。所以我整个身体都浸透了喜悦。我跃起拼着全身力气猛扑。但是父亲不愿轻易地输给我。

“你看这一下怎么样？”说着父亲用力地推了过来。由于我用力过猛，吃他这一反击，竟仰翻在地上了。背上受到撞击，我简直一时透不出气来。我真地动了怒意，跃起身来竟鼓足气力对起阵来。然而此时映在我眼中的父亲形象已绝非先前可比了。

“胜败已经定了哟。”父亲用兴奋而又奇特的笑声说道。

“没有。”我说。

“好吧。那就一直干到你说‘服了’为止。”

“我才不服呢。”

不多会儿，我就被按在父亲的膝前了。

“这样也不服吗？”父亲按着我并摇晃着我的身体。我却默不做声。

“好吧。那就这么办。”父亲解开了我的腰带，把我的双手反绑起来。并且用余下的部分又拴住了我的两只脚脖。我动弹不得了。

“你说‘服了’我就放开你。”

我用毫无感情的冷漠的目光看着父亲。父亲由于突然的剧烈运动脸色铁青，一副凶相。然后父亲把我扔在那里不再理会，就坐到桌前去了。

我立刻憎恶起父亲来了。只要看上一眼父亲那喘吁吁呼吸着长气的宽阔肩膀，就已经感到厌烦了。片刻，凝视那背影的视线焦点模糊了，我终于按捺不住，哇地一声剧烈地哭泣起来。

父亲惊恐地转过身来，



“这是为什么，用得着哭吗？只要你说一声‘请放开我’不就可以了吗。真是傻瓜。”

松绑之后我仍然是哭泣不已。

“这么点事值得哭吗？好，算了，算了。到那边要点什么点心吃去吧。快，快。”说着把我扶了起来。

我对父亲的恶意，过于露骨，我感到了愧意。但却仍然残留着一些对父亲不信任的心情。

祖父与女仆进来了。父亲不好意思地边笑边解释。祖父的笑声比谁都高，并且一边用手掌轻轻地拍着我的头，一边说，“真是傻子”。